

# 傳說

CHUAN SHUO

兰析·著

一年、两年、三年……  
十年、百年、千年……  
愿用永恒的时间去等待，等待能守候在你身边的那一刻……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能守候在你身边的那一刻……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## 青春酷语(第六辑)

---

主 编：珠 雅

责任编辑：马燕茹

装帧设计：花 雨

---

出版发行：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社 址：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商厦

电 话：0471 - 4971950

印 刷：广州市快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960 × 710 1/16

印 张：360 字 数：2700 千字

版 次：200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978 - 7 - 204 - 09373 - 1/I · 1881

定 价：460.00 元(全 20 册)

---

为维护合法权益、尊重作者版权，未经协议授权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在互联网上转载、复制、重制、改动、变更、发行、播送、散布、表演、展示花雨图书版权资源。花雨已加入中文在线反盗版联盟开展维权 (<http://www.coapu.org/>)。凡侵害花雨版权的，我们将授权法律顾问依法追究其民事及刑事责任。

# 传说

CHUAN SHUO

## 目录 卷一《迷神引》

|     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楔子  | 千年的歌谣    | 002 |
| 第一章 | 神剑传说     | 004 |
| 第二章 | 藏剑山庄     | 017 |
| 第三章 | 疑云密布     | 031 |
| 第四章 | 伏魔神剑     | 044 |
| 第五章 | 危机四伏     | 057 |
| 第六章 | 战神转世     | 071 |
| 第七章 | 魔神契约     | 085 |
| 第八章 | 千年一梦     | 097 |
| 尾声  | 忘却的幸福    | 103 |
| 番外  | 注定要发生的故事 | 107 |

# 传说

CHUAN SHUO

## 目录 卷二《寻神记》

|     |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楔子  | 抉择      | 112 |
| 第一章 | 小镇鬼影    | 113 |
| 第二章 | 客栈遇险    | 125 |
| 第三章 | 险相环生    | 135 |
| 第四章 | 奇遇灵兽    | 150 |
| 第五章 | 千年劫数    | 166 |
| 第六章 | 真相大白    | 177 |
| 第七章 | 小镇重逢    | 188 |
| 第八章 | 地府疑案    | 197 |
| 第九章 | 绝地重生    | 209 |
| 尾声  | 属于自己的幸福 | 216 |

卷三《擒神录》

|     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-|
| 楔子  | 梦魇        | 220 |
| 第一章 | 七年追逐      | 221 |
| 第二章 | 明争暗斗      | 228 |
| 第三章 | 危机渐近      | 237 |
| 第四章 | 患难与共      | 249 |
| 第五章 | 迷失幻境      | 259 |
| 第六章 | 千年情债      | 269 |
| 第七章 | 鬼域重逢      | 278 |
| 第八章 | 情海生变      | 288 |
| 第九章 | 生死同行      | 295 |
| 尾声  | 永远不会离开的幸福 | 309 |

# 传说

CHUAN SHUO

---

## 迷神引

---

一把传说中的神剑，引起了一个千年前的故事。

一首梦中的歌谣，牵起了千年前的相思。

千年的等待，最终换来的却不是长相思守，那他宁愿万劫不复，只要能与她同在……

## 楔子 千年的歌谣

风，在呼啸，云，在翻滚。天地，也为之变色。

冰蓝的剑光，渐渐蔓延开来，映得天地一片如梦似幻。

浮光掠影之中，一道白影迎风而立，衣袂激扬，一双黑眸之中，却有蓝光隐现。

“魔后，今日我定要你灰飞烟灭——”

手中那冰蓝的剑光，似在响应着那声响彻云霄的长啸，陡地又一亮，华光万丈，顿时狂风怒啸，雷动九天。

四周，原本潜伏在旁的妖魔被那剑光一照，凄厉惨叫着，转眼间便万骨全枯，化为了劫灰。

地狱之火猛烈燃烧着，白衣人目光陡地一寒，手中一道冰蓝的剑光已疾射而出。

烈火之中，一名黑衫女子只是安静地站着，唇边却噙着一抹凄恻的轻笑。

剑光如电，终于贯穿了女子的胸膛。

蓝光大盛之际，女子竟已变幻了模样，长发披肩，白衣似雪。

“应真——”

女子含笑缓缓倒下，眼角有泪滑落，却没有怨，没有恨！

“雪——”

不敢置信地飞掠过去，白衣人一把抱起烈火中的女子，心痛欲绝。

“雪，怎么会是你——怎么会是你——”

他诛杀的是魔后，是三界的宿敌，为何竟会变成自己心爱的女子？

……

隐约间，四周有轻悦的歌声在回荡。

那是她每日为他所唱的歌……

她与他相依相伴了千年……而他，竟亲手杀了她……



紫雾缭绕的天庭，天帝望着殿中那名一脸落寞憔悴的男子，深深叹了口气，“应真，你真决定了吗？放弃自己的神籍？你为三界立下了大功，诛杀了魔后，原本，朕已决定要封你为战神——”

“这些不是我所需要的。”落寞的白衣男子单膝而跪，“应真恳求天帝废我神籍，转世为人。是我亲手杀了雪！只要能让我守在雪的身边，我便心满意足了！”

“痴儿！枉你修仙千万年之久，竟还看不破一个情字。”天帝再度一叹，知他去意已决，只能无奈地道：“但即使朕成全于你，你与楚雪注定只有千年后才能相遇，也许，到最终你们还是有缘无分，你不后悔？”

“不后悔。哪怕我守在雪的身边只有一刻的时间，我也无怨无悔！”

“好吧！朕就成全你！”

.....



一年、两年、三年……

十年、百年、千年……

花开又花落，相思却是无处寄托。

雪，你知道吗？

我愿用永恒的时间去等待，等待能守候在你身边的那一刻……

等待你，再为我唱一首歌……

## 第一章 神剑传说

传说，数千年前，人界曾发生过一场激烈的神魔大战。

相传，魔君魔后试图联手颠覆人间，于是，神界的众神便下凡人间与魔族进行了一场大战。

那一战，祸延百年，各界众生皆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……

到最后，神界的战神用伏魔剑才将魔后一剑贯心，真正平息了这场战役。

战神顿时成为了三界中的英雄。

然而当大战平息，神界的众神退回神界时，却将伏魔剑留在了尘世间。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战神会将跟随了自己千年岁月的神剑留下来，但人世间却有传闻说，有缘得到这把神剑的人，可以借助神剑的强大力量开启神界之门。

得道成仙，又有谁人不想呢？

于是，这数千年来，不断地有人前去找寻这把神剑，却全都无功而返，就在人们开始怀疑这则传说的真实性时，神剑竟神秘地横空出世了，整个江湖正道为之轰动……



藏剑山庄之所以闻名于江湖，是因为那里头藏着一柄传说中的绝世神剑。

传闻，那柄神剑是开启神界之门的钥匙，但它的力量却只有有缘人才能开启。

所以，藏剑山庄虽拥有神剑，却无法利用。

于是藏剑山庄的主人姚正明便公告江湖，要召开英雄大会，寻找神剑的有缘人。

其实很多人都怀疑这是一个骗局，因为神剑的真假谁也无从分辨。

而藏剑山庄就像那柄神剑一样神秘，没有人知道它的来历，没有人知道它

的背景，仿佛只是在一夜之间，它便出现了。

但有的人也选择相信，既然神剑无从分辨真假，那么就只有见识到神剑才能找出真相。

这一年的初春，很多人翘首等待的英雄大会终于要召开了。

才刚开春不久，就有越来越多的人赶往藏剑山庄，有人是为了一睹神剑的风采，但更多的人，却是为了夺剑……

“其实那把神剑是金色的，金光灿灿，像黄金一样——”

月老镇的某一个酒肆里，一名年轻汉子狼灌了几口酒之后，正口沫横飞地向同伴们大放厥词。

“你见过神剑？”同桌已有人开始质疑，“听说藏剑山庄戒备森严，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，这几年有多少人想闯庄夺剑啊，到最后不都是横着出来？”

“呃——”那汉子打了个酒嗝，拍拍胸脯，道：“我虽然没见过神剑，不过我表叔他外甥的朋友，在藏剑山庄里干杂役，他曾无意中见过。”

众人“哦”了一声，顿时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。

有人忍不住问道：“那把神剑真的像传说中的那样，具有开启神剑之门的力量吗？”

那年轻汉子又拿起酒坛子灌了口酒，继续道：“那当然是真的！我表叔他外甥的朋友说，那把剑所散发出来的金光几乎可以照亮整片天地，你说说，若不是神剑，能有这样神奇的剑光吗？”

“说得跟真的一样，可惜我武功不高，不然倒可以去试试那个什么英雄大会！”人群中有人笑了起来，“要是真开启了神界之门，不是连咱们家的鸡犬都可以升天了？”

那汉子听了也大笑道：“何止鸡犬升天？做神仙了，那当然是有什么要什么了——金银财宝，豪宅美妾，荣华富贵享之不尽——”

不知谁小声说了句：“做神仙是这样当的吗？我看倒像是土财主吧？”

顿时，酒肆里哄笑声一片。

“神仙跟土财主怎会一样？神仙是可以点石成金的——”

那汉子似听了刚才那人的话不服，高声回驳了一句，又引起一阵更喧哗的哄堂大笑。

然而，不同于酒肆里的热闹，在西南边一个阴暗的角落里，一名白衣女子

正静静坐在一旁，不紧不慢地饮着手中的水酒，仿佛周围的一切皆与她无关。

她容貌秀美，青丝披肩，只是额际系着一条浅紫色的丝带，但神情却冷漠非常，更何况她的酒桌上还放着一把冰冷的宝剑，一看就知是个江湖人。

所以纵然她容貌美丽，镇上的这些小老百姓也都不敢接近她，就怕惹祸上身，性命不保。

“小二哥——”那女子忽地低低唤了声，在这嘈杂的酒肆，她的声音听起来很轻，店小二却听得清楚分明，仿佛就在耳畔。

店小二挠挠头，虽有些不解，依旧笑容满面地赶过去。

“这位姑娘，还要点什么？”

那女子淡淡地道：“请问，藏剑山庄离这还有多远？”

店小二笑道：“走出这月老镇，再绕过前面那条山路就到了！”

“谢谢！”

“姑娘不用客气——”店小二话未说完，面前的人影已然消失踪，桌面上却赫然多了一锭银子。

他下意识地一转头，就见那白衣女子早已走出酒肆之外。

他揉揉眼，张口结舌。

“是遇见神仙了吗？”



“气卷流云。”

“无相如来。”

“八方归元。”

“逆转——丹行——”

山林中原本极有气势的剑气陡地一收，紧接着，似有一道白影由半空中直落而下，只闻“嘭”的一声巨响，顿时沙尘漫天，林中惊鸟乱窜，落叶狂飞……

巨变过后……

一片死寂……

良久……

“痛死我了！”

随着一道抽气声响起，某残叶堆里，一名白衫少年已灰头土脸地从里面钻了出来。

龇牙咧嘴地拍去满身落叶尘灰，又“呼”的一声，吹去还挂在额前飘扬的可恶残叶，少年亮闪闪的大眼死盯着手中的长剑，似百思不得其解，“你说说，我怎么又失败了呢？”

半天……没得到回应。

剑是死物，又怎么会回应他？

少年不禁轻叹了口气。

被师父带回御剑门，转眼已过了十年。

这十年里，他没有再受人欺负，日子也过得很开心，可是，不知为什么他似乎没什么悟性和资质，学术法和武功老是停留在最基本的阶段。

而师妹秋雪郁早八百年前就将这基本剑术练得炉火纯青，甚至都学到了本门最高剑术，成为了御剑门中的佼佼者。

这一辈子，他恐怕都无法追上师妹的脚步了？

有气无力地拖着手中的长剑，皇甫真慢吞吞地将自己拖到前方不远的草地上，然后将剑一甩，全身放松地躺在柔软的草地上，双手枕在脑后，眯眼看着那一片蔚蓝色的天空。

蔚蓝的天空上，那朵朵漂浮的白云正不断变幻着。

“这个有点像兔子，咦，不对，好像是熊——哈，这个更好，像师妹练剑的样子——”

心神仿佛被那朵白云迷醉了，此刻，皇甫真的眼里，心里，都浮现出一道冷冷的白色身影。她的冷，她的怒，她的一言一行，早已如同烙铁深深印在他的心田，抹也抹不去。

还记得那时自己刚到御剑门时，师妹脸上的笑容好甜，直甜到人心里去。

但自从十年前那场大病之后，师妹就不再笑了。

其实，他真的很想念师妹的笑容。

让师妹恢复笑容，一直以来是他的梦。

他的双眼渐渐眯成了一条缝，想着师妹笑起来的样子，一定倾国倾城。

不自觉地，一抹开心的笑意泛上唇角，想象着师妹向他伸出了手，情意绵绵地微笑。

“师妹——”

他也深情款款地缓缓伸出了手，想拉住那双梦寐以求的小手。

这样的梦境，已经在无数个夜里重复上演。

耳畔忽地响起了熟悉而优美的旋律，很遥远，却又似很飘忽，隐隐间，有女子在轻声歌唱，但他听不清她在唱些什么？

皇甫真睁开了眼，凝聚起心神，想听清些，歌声却又消失了。

挑挑眉，皇甫真也不怎么在意地重新闭上眼，自懂事以来，这飘忽的歌声就总在耳畔出现，只是每次当自己想听清些时，歌声又莫明地消失了。

如果这歌是师妹唱的就好了！

皇甫真心中顿时又充满了幻想。

忽然，双耳猛地被一双有力的手拉住，扯得生疼。

“臭小子，竟在这里发呆——”

“师父，师父，轻点呀——”

他疼得龇牙咧嘴，被迫从草地上站了起来，“师父，很痛啊——”

看着一脸怒意的恩师，他嬉笑着脸，“师父手下留情，手下留情，耳朵快要被扯下来了——”

“你竟还知道疼？”

秋瑜山看着这个似乎永远也长不大的徒弟，眼中闪过一丝失望，“皇甫真，你什么时候才会懂些事？”

放开了手，他叹了口气，转身看着天际朵朵流动的白云。

“要是你有雪郁一半懂事，我就放心了。”

看着师父痛惜落寞的背影，皇甫真挠挠了头，有些无措。

向来孩童心性的师父很少直呼他的名，今天看来是事态严重了。

“师父，你别生气，我也没偷懒，只是——”

“雪郁已经下山了。”

“哦，我知道。我只是——什么——”终于察觉到不对劲，他猛地抬头，一扫脸上的懒散，几乎是跳到秋瑜山的跟前，“师父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师妹、师妹她下山了？”

“嗯。”秋瑜山沉重地点了点头。

“她下山干什么？”

“夺剑。”

“夺剑？”心中蓦然闪过一丝不祥的预感，他伸手指着下山的方向，微带

着颤抖，“她、她不会去那个什么藏剑山庄了吧？”

秋瑜山点了点头。

“这怎么行？这怎么行？”

皇甫真有些慌了，“藏剑山庄里的那把神剑，有多少人在夺啊？师妹怎么可以以身涉险？不行——我这就去帮师妹——”

说着，他拾起草地上的莫邪剑，转身就欲飞奔下山。

“臭小子，站住——”

被身后的冷喝声阻止，皇甫真极不情愿地转过身，“师父，你不会是不让我去吧？”

“你去只会添乱。”秋瑜山沉着一张脸。

“师父——”皇甫真微低着头，脸竟微红了起来，“虽然、虽然师妹的武功术法比我高得多，但毕竟我是她师兄，保护她，就是我这个师兄的责任。”

秋瑜山叹了口气，“我知道，我阻止不了你，就算现在我成功制住你，但腿长在你身上，我能制住你多久？”

皇甫真双眼一亮，笑意重回脸上，“我就知道师父不会这么狠心。”

秋瑜山走上前，沉重地拍向皇甫真的肩膀。

“臭小子，你自从来到御剑门便从未下过山。万事，皆要小心为上。”

皇甫真呵呵一笑，无谓地耸耸肩，“师父不用担心，我向来命硬得很。你看我小时候那么多人打我也打不死。”

知他想起少时的往事，秋瑜山叹了口气，“我知道，你命格很硬；但此行——”

“放心吧师父，我向你保证，我皇甫真四肢健全地走下望情山，那么，绝对也会四肢健全地回来——”

看着徒弟一脸灿烂而无畏的笑脸，秋瑜山双眼忽然有些糊模起来，从怀中掏出一个黄色的锦囊，“如果真到了绝路的时候，记得打开这个锦囊。”

“好。”皇甫真接过锦囊，认真地道，“师父就放心吧！我皇甫真的命是师妹的，除了师妹谁也拿不了。”

点了点头，秋瑜山看着皇甫真含笑离去，眼底却划过一丝莫测的复杂。

“小子，请原谅为师的自私。为了雪郁，为了御剑门，我不得不选择这么做！”

——终究，他还是无法守住自己的诺言，放皇甫真下山了。

——那么，命运的轮盘，也将随之转动。



记得很小很小的时候，在他还住在月老镇的时候，就听老一辈的人说过，只要在镇里的月老庙里拿一个三生牌，刻上自己和所爱的人的名字，将它挂上许愿台，那么，这两个人就会幸福生生世世。

在模糊的记忆里，他曾经见过娘亲独身一人前去月老庙，偷偷将刻着父亲名字的三生牌挂上许愿台。

那一年娘亲对他说，月老是保佑众生的。无论是人还是妖。

他一直牢牢记着这句话，所以，为了心爱的师妹，他下山的第一站就是直奔月老镇。他想在三生牌上刻上他和师妹的名字。就算他与师妹不能生生世世在一起，但至少，他与她的名字曾刻在同一个三生牌上。这便值得他怀念一生了。

虽然，那个地方承载着许多痛苦的过往。

“离开月老镇怕也有十余年了吧，不知小镇里的人还记不记得我？”微微自嘲一笑，他耸耸肩头，扫去了脸上的落寞，“不过没关系，总有一天，他们会接受我的，对不对？”他笑着，轻拍了拍肩上负着的长剑：“莫邪呀莫邪，你可要保佑我能遇上师妹。月老镇是去藏剑山庄的必经之路，也许，她还在那里没走。”似乎想起了什么，他忽然停下了脚步，低下头，低笑道：“或者，也许，有可能——”

话语一顿，他猛地转头，问着身后的莫邪剑，“你说师妹她会不会也去月老庙，在那个三生牌上刻上我的——我的名字呢？”身后的莫邪剑似是回应他一般，隐隐泛起一道银光。

似陷入了自己所编织的迷梦里，皇甫真唇角的轻笑越发地扩大，“也许，也许，她离开御剑门这么久，忽然想到了我的好处，才发现，原来，在她的心底是喜欢我的。哈，你说这不可能？”搔搔发，他又仰头看着天空，“我也知道这不可能啊！师妹怎么会喜欢我呢？这一切，都是我在痴人说梦，莫邪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摇着头，他又打碎了自己的幻想，心中却涌上一丝淡淡的失落。

师妹似乎从未正经地瞧过他一眼呢，又怎会喜欢他？

他虽是御剑门的大师兄，但怕也是御剑门里武功术法最差的弟子了！

也难怪师妹会不喜欢他！

于情于理啊！

所以，他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愿望——就是他一定要成为御剑门中最杰出的弟子，他要用他自己的能力保护师妹！

只是不知这个愿望他何时能够实现？

转眼，已到了月老镇。

熟悉的街道，依然如同十年前一般人潮汹涌，叫卖声，孩童的欢笑打闹声，交织成一片热闹非凡的景象。

皇甫真缓步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那些埋藏在心底的过往，也一点一滴地被挖掘了出来。

斗转星移，沧海桑田。

转眼间十年过去了，早已物是人非，就连这个月老镇也变了许多。

还记得当年东街口有一个算命先生，整天强行拦住过路人，要给人家占上一卦，不愿算的人还硬拦着不让人走。记得他和娘亲就曾被拦过，后来还是娘亲略施小术才得以脱困，自己还趁娘亲与他周旋之际，还调皮地在算命先生的衣摆下画了只小乌龟。

想起当年他们离去时，那算命先生跳脚的模样，皇甫真就觉得好笑。

但如今那东街口还哪有算命先生的影子，十年前他都已年近花甲了，此刻怕已驾鹤西归了吧？

皇甫真真正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，突然不知谁尖叫了一声：“妖怪！”

刹那间，孩童的欢笑变成了哭闹，街道上一阵莫名其妙的鸡飞狗跳，收市的收市，关门的关门，转眼间就走得干干净净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皇甫真诧异不已地环视了四周，又低头看了看自己，并没发现什么不妥。

——应该不关他的事！

忽然，他眼尖地看到西边街尾的角落，一道人影急匆匆闪过。

皇甫真心中一喜，飞身拦住那人，竟是一名老人家。

“请问——”

但他才刚刚开口，就见那老人家向后猛退了三步，抱头惨叫道：“不要吃我——不要吃我——我人老了，骨头硬——”